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六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續謚法　　劉敞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

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珎也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誄尼父合於謚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曰淵不幸短命曰

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智適時曰俞（甯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禮（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伎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曰晳（曾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有德疾憂曰冉（伯牛）

知德中庸曰伋 子思 蹈道知言曰軻 隱居放言曰逸 夷逸 反性敦禮曰況 荀卿 兼愛尚賢曰翟 上同遵儉曰翟 墨子 救攻上開曰鈃 宋鈃 獨善為我曰居 楊子居 危言曰出曰周 莊子 潔白不污曰皓 四皓 言行軌物曰舒 董仲 簡易多聞曰向 劉向 守死善道曰勝 伏生 覃思寡欲曰雄 揚子 審音知化曰曠 巧歷絶倫曰衡 張平子 達數知來曰輅 管輅 博物多愛曰遷 良史實録曰遷

責和氏璧　　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

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令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則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

日使萬人沒水求馬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異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異萬一焉甚者殺身

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吴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説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達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王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己而内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

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

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
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
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
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
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
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
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
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

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
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
予之席馬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
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
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
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
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
弔於臣使巫祝先釋菜于廟門然後入釋菜者告有事

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閔習　王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葢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為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為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

行也貞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吕書所謂吕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大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葢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

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太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

林傳於世許揚者治鴻隙陂有德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揚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

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隷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亭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户自歸數十萬卒有勞

於唐爵安陸郡公國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國師紹少子寛博有器幹别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爲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攻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説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凉州都督按行卒遇突厥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廋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邉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

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
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煑茶紙以
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獘其鋒也卒與俱
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
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李
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羇
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
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

者規許諾敬負其胥千里并黄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
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
者滋以規為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
遂遂迥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輙曰汝獨不慙許
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
其兄遂天子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與
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垍為進士遂字

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竒之擢崇文館校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邉事宰相趙普竒其意以為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楊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黄州録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

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為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為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逈字先遠其事毋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為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為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為太廟齋郎臨川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

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葢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槩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覩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

僭竊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葢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别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藴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難知以為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

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塈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

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賛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賛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

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綱也玄弋也何害不旣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謬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

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輙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

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柹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羮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

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珎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葢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

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

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孫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勠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

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
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
患之甫廼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
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
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
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
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
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

比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比者軍制不

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
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
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
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
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
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
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為
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廼朱從道

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頼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逺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

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堅固已歸之矣及行卒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輙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羸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

宿皆成營栅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某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

闗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

如其所料青坐堂户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雜著

告友　　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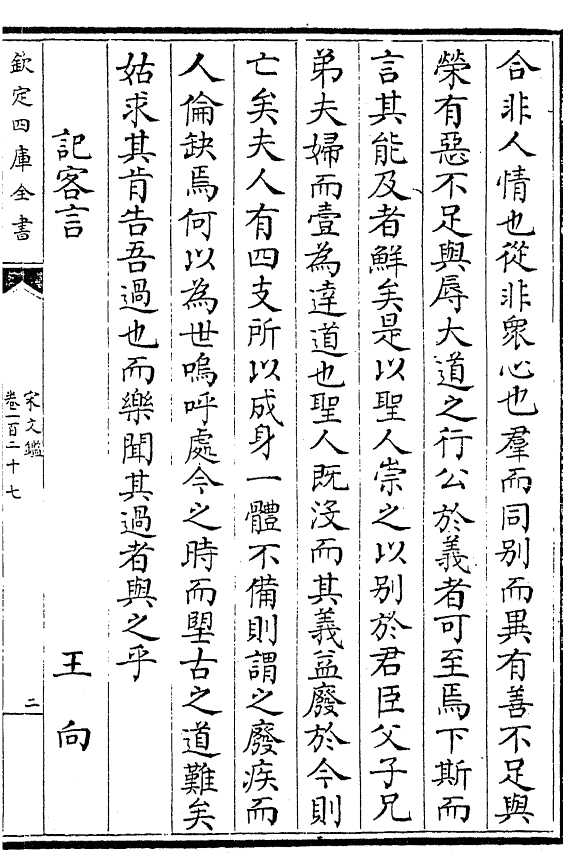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

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

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别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鬭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沓軍始徐皷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鬬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𩍐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

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将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便平曰獨去審易即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及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

師斬應從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内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立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縛

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比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持大鐵稍横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

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
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
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
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
邊大驚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
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
創不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
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

事卿大夫為朕率身戎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邉事朕唯一二將帥失身鼔鼙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兄任為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舍人捨我徒邪應愈促馬顧謂趨環州來應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黄德和斬已從坐死

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時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臨淄尉考詞　　黃庶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状視他縣者纔幾人而已前件官為尉蓋有助云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傅堯俞

夫尉職捕盜而賞罰最著唯用得失多少為差汜水縣前山溪而大河横其後舊多椎埋為姦今周歲無盜非畏尉而不為乎顧不賢于得盜多者哉雖賞不及尚宜優其課等可考中上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傅堯俞

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第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前件官兩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

錄事參軍考詞　　傅堯俞

紀綱掾地名右曹職典諸事竊比他局宜須得人前件官檢身廉平臨吏精敏載第其課衆謂為能固當少褒且勸不飭可考中中

道旁父老言　　王令

道旁父老鬢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嗟答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饑筋力已疲不肖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

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誼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答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有罪邪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饑爾奈之何父怒曰饑何罪邪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

邪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自訟　劉恕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

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辯愼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

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而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

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及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羸者

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麴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述醫　龔鼎臣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葢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

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癘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鵝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塈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

僵臥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絶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葢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覡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葢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内神鬼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内也令不務除疾於内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䘏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歟夫稼茂田疇為螟蟘所害唯能悉除螟蟘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貨而盜入其門

主人操刄持梃或殺或捕則貲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
然冐陰陽之氣輒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授
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曷異
不除螟蝛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決
不可得矣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輯名
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纎悉及慶歷
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
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

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夭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紕邪以誠消安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賨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劾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吊鎛鍾文

秦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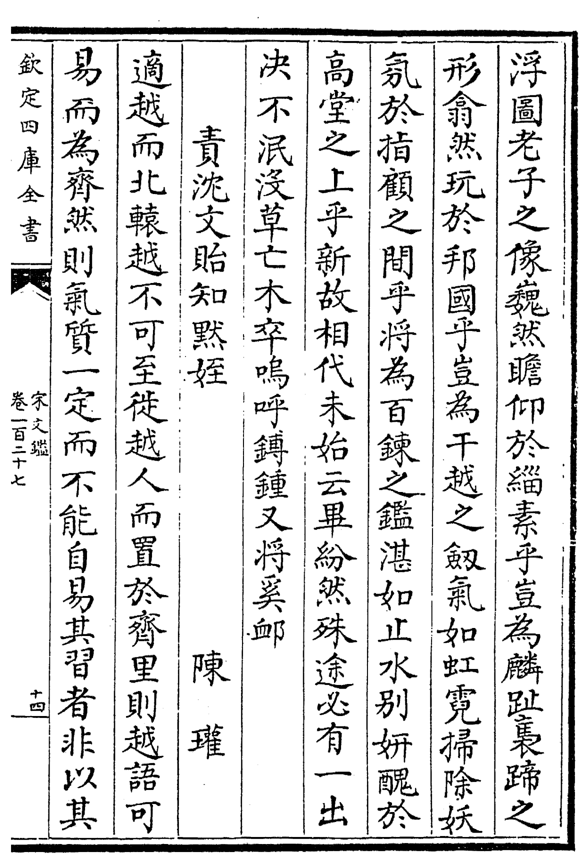
嘉魚縣傍湖中比歳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鍾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甬衡旋斡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吊之以詞予悲夫鎛鍾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

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鑒以觸廢毁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吊之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美姬夕為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躓清餞和黙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黄鍾毁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鏄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竒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

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瓌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汚漫猒鱗鬛之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遽月弦之幾斆幸陽慜而水涸天日怳其復覯謂庭貢之是克獲効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劔趙璧隋珠揵為之磬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戚斗錯刀羯鼓之棬破鏡鈌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

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凰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毁殆湶盤之不如炰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激宫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鎛為銍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鬲鼎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為



浮圖老子之像魏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鎛鍾又將奚卹

責沈文貽知默姪　　陳瓘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

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貌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

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

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内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淘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眷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榦豈一朝一夕之

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令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十一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對問

應責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猶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

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豐於已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

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棲棲草野位不及身將已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

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非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

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答客問　　　　　　　　　　　　尹　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悖於事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内則為宰相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

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違之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

其道則國專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諭客　　　　劉敞

寳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葢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勲流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鶩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敎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

絶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動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擥奇俊兼聽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頥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

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懷書淵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潔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秉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雎盱拳曲空

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畢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吴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雷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曼耳絶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顧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啟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宫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載

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恩滲於時雨厲威祭於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為之差減赫赫之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邪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厎假命須刻親戚不言思得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埸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閱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貔兕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

固已集矣於是乎虎眄鷹睞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爝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乾乾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傅說之流藏於巖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畢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

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咈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禄或富或貴鑒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羣兇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覿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黒子之著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説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横溢寰宇之内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

蠢蠢之氓困於戈鋋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剥者

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里

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

道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

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

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教元會欲以就一王

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儀參於六

經表於萬年澤漏於重溟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

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平世孫吴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絶於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反求齋對

謝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

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上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隣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己也子能為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

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己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荅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惟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曰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己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書而告之

移文

三山移文　　宋白

三山之英十洲之靈排煙拂霧勒移山庭夫以逍遥玄
俗之姿縹緲飛仙之狀控白鶴於雲末驂青鸞於天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冥冥帝先杳杳象外厭浮世而龍攄
曳天倪而蟬蜕聆白雪於太虛挹流霞於上界固亦有
焉豈其侈靡輕浮猖狂迅速習夏癸之奢用商辛之酷
將大道以為戲勦萬民而逞欲何其謬哉嗚呼龍馭不
存鼎湖長往萬古千秋英靈肸蠁世有秦皇爰及漢帝
旣崇旣髙益驕益熾然而貌學希夷情忘稟畜竊犯神

山濫封東嶽汙吾眞風輕吾上藥雖篤志於仙林竟無心於天爵其始至也將拍洪涯挹浮丘揖百揆棄諸侯鼂梁架日翺氣淩秋或思王皇可接或憶金仙共遊廢元元以不治仰蒼蒼而是求燕昭何足比子晉不能儔及其妄說斯行貪誠彌勇智刃揮霍靈臺飛動乃閱意海隅窮奢世上汎樓船而濟重溟建祈年而侔大壯蘭橈馥其天風桂楝淩乎辰象望仙闕而何極顧人寰而如喪至其儼霞冠垂珠綬履鳳文之舃列蛟龍之繡焚

百和於筵上輝九華於坐右羽旆爭聳瑶壇競開丹臺紫府在何處白鳳青鸞猶未來大寶非貴三清是屬恥萬機之瑣屑隘六合之局促將紀號於真圖任銷聲於帝籙希風七十君委政三十載使我徒費步虛曷嘗輕舉徐福不歸安期誰侶文成五利並虛詞太一上元徒延佇至於栢梁灰燼承露飄零甲帳空兮暮煙怨羽人去兮秋風驚昔求長生躋壽域今見委骨在窮塵是知碧海汪洋瀛洲浩渺方丈爭奇蓬萊竦峭慨沙丘之云亡

悲茂陵而誰弔故其露慘長寒風啼自咽秋草淒涼春花愁絶嗟羅綺之皆空歎池臺之已滅且夫奄有神器化育羣生將天地以合德與日月而齊明豈可使鳳扆寂寥龍圖銷毁帝道荒蕪天潢泥滓遊心於幻路教臣民而以詭宜扃玉洞掩天闗揚大霧湧驚湍隔祆風於海上杜妄覗於雲端於是瞋波如山怒雲寡色斥二主之訛謬警後王之道德請為治世君無俟賓天客

跛奚移文　黄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廼得跛奚蹣跚離踈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逵戶樞三嘔捥不來兩嘔推不去主人不悦厨人駡怒黄子笑之曰堯羣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

屢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聵者之耳聾者之
目絶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
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
詔之汝能與壯士扳距乎能與羣狙争芧乎能與八駿
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闚門
之内固無所事此令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
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鐺瀹釜料簡蔬
茹留精黜㼾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虀臼晚用薑葱滓不欲焦旋葅
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搨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咼
斟酌鄰芼生熟必告姨嫗臨食爬垢撩髮染掐甜杓嗫
截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拔拭
蠲潔寢匙覆椀陶瓦鬃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壯牝相
當日中事間浣衣漱𧝹器織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
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研光桉藍杵草茅蒐槀皂漿
胰粉白無不媢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宅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槃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咼犬舐鎗鼠窺皆汝之罪也春蠶三卧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紝絺綌緆練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藴蒸扇凉蜜冰薰艾出蚊氷盤去蝇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吃嘗日使殘少姆嫗駡譏㾀痢泄嘔夭寒置籠衣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撋凍無事倚牆踑履可作堂上吽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跌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連珠

連珠二首　　　　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疏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授

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董澤不踰其利

連珠一首　晏殊

時平德合秉鈞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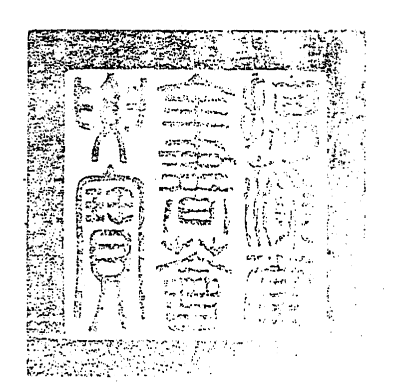
連珠一首　宋庠

山有楩梓之材居山者艾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廐有騏騄之乘掌廐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𩜶無廐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連珠一首　　劉　敬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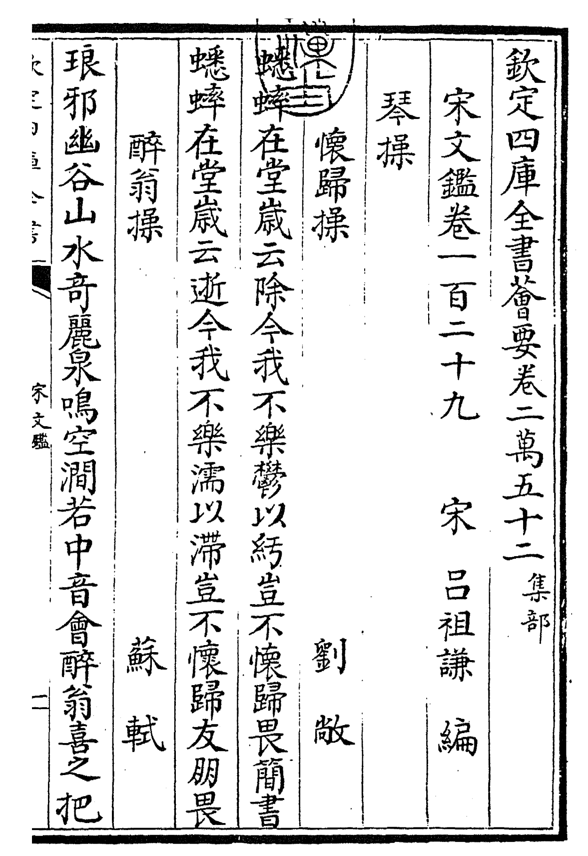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琴操

懷歸操　劉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

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踈實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囦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王令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顧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歌乎既歌命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瞽曠之耳聾者亦有耳一本作塞何有於聲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以既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為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椽櫨桷榱之累重顧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誰安何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方饑

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饑而後噫噫雞豕兮死以是兮

晝操

孟子去齊舍於晝作

林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何為吾行或使兮止或尼之毋嗟吾行兮於此遲遲棄其量誧兮龠撮安施鈞石則委兮亦何用於銖絫顧瞻咨嗟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鑒黃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荐至舟車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人旰食視朝俾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

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邉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龎
畆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賮輸琛
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
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彊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
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
閻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
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黄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
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

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緑林屏息絶吠犬以堪驚王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决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絶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楩柟杞梓之材召丹雘圬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横螮蝀以蜿蜒瓦疊鴛鴦而迤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虚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莪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皃郎偉今兹吉日將

畢奇功爰自抛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満地堆餅餌以如山巵酒亟肩盈樽満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實腹而飡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抛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未央宫

抛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徧高低

拋梁南跕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柱
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絶漢胡無人待上陰山
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顥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
峩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
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
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
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宫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
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倹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
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絶寇
攘夜户而從兹不閉人無爭訟圜扉而自此常空百姓
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秋萬
歲長端拱以居中

英宗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築追奉睟容方将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墜鼎湖之弓斂将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纉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尭於

羨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彛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歳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
艘輸賮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邉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
誇賨憲蕪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
輿玉甞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賾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豊年地
産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
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彦朝廷表榦之良家傳
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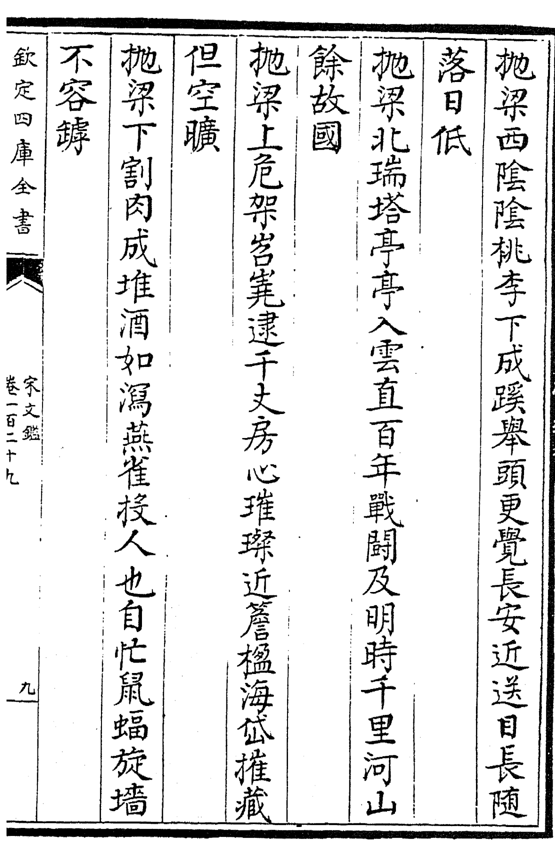
披雲樓上梁文　陳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
此東州稱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既成
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
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絶追呼之擾

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覲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抛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抛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隮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目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鬬及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岧嵲逮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捘人也自忙鼠蝠旋墻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
露之警盆繅鎌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
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
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余靖

逋播未擒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邅廻茍或責其容

姦姑合先於極患卒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饑
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鬬方勞眷彼遵塗之人
弍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然肯來憂在族姻彼
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謀合原其執必綱恐論於
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簀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
全未可罪其為已因其亡命雖追捕以佽先人各有親
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逋逃之黨未除遽
令謫我瞋胘之求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

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恊謀抵禁法有减論冐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罹三尺之法自跡明慎猶啟薄言況穴隙以相從惟蔬茨而是履前王著令徒攀共犯之條君子嚮儒盍守獨行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

屛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懋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辭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別冐漢家之網或異首科自絶蒲人之袪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杖何逃罪必耳心詞奚若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彞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旣高閎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鵲印傳家蟬聨襲寵斗樞踰貴旣升八座之榮社土啟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罔違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棨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秉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況乎尊有壓卑之文備存典册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沓至任旌高頻之勲

制度罔愆宜喜枊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

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祭戟寧聞於再頒必採

禮卿之詞勿貽傒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於所

止亦何恐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

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叱遭喪之變眷惟益友深違

𩯭童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

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經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言所期克舉其儀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縗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於知生況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與言偃之非問疾同辭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

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啟見機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啟寇戎之害式陳良筭允叶明謨庇民無假於深池頹墻頋填於濬洫且赫連定覇雖增蒸土之勞士蔿知權寧慎寘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有在邉之譏㒺

虞乎讐必保焉盍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

離本任　　余　靖

食檗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官遂不思於潔已丁也才高有立秩滿將遷飛鳳啣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

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茍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飧盍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盍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啟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

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鬬不至傷教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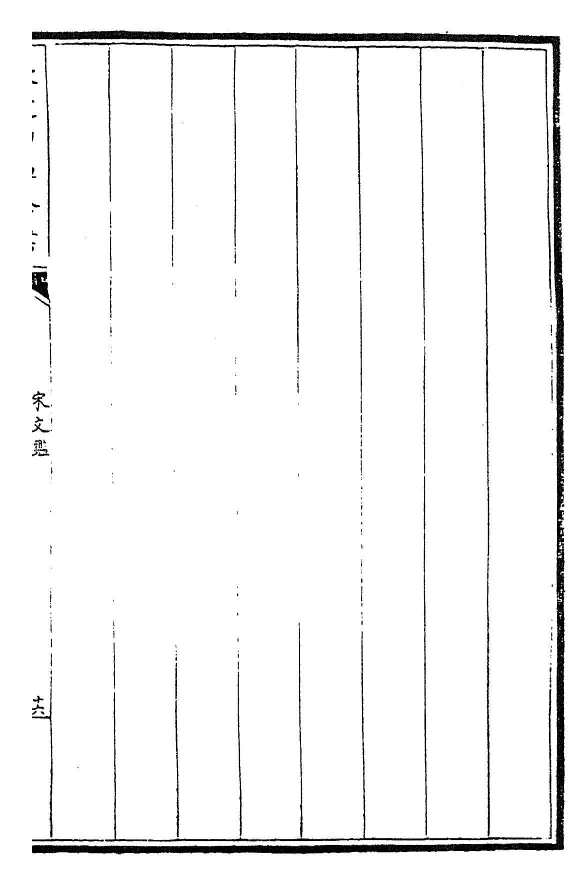
令親民而毆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令釋一醉忿相毆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相失之交毆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尼為魯司寇赦

父子之訟漢馮翊韓延壽不肯決昆弟之爭篤於親而故舊不遺其義葢一耳甲之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遜幽陋之

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義絶和離之類豈有穴怨顧恬然藉衽席之所知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憝矣宜如有司所論已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